

# 百里峡轿夫

□ 陆小鹿 (上海, 白领)



去野三坡, 本为参观百里峡艺术小镇。喜欢铁凝的短篇小说《哦! 香雪》——作家小时候住在百里峡山脚下的苟各庄村, 即《哦! 香雪》故事的原创地; 如今, 村子被打造成以香雪为主题的艺术小镇。

香雪和她的小伙伴们, 每天结伴去看火车。而我对世界的遐想, 曾被《哦! 香雪》所开启: 彼时, 我的家乡还没有通火车, 火车就是理想的诗和远方。

去艺术小镇当天正值盛夏。地方小, 兜转半天后, 我就不知该如何打发时间了。不过小镇对面的百里峡好歹是 5A 景区, 这儿恁般遥远, 想必此生不会来第二趟, 所以, 下午我便去了百里峡。

温度飙至 35℃, 人提不起劲, 好不

易坚持走到了售票口, 我就又无反顾上了电瓶车——希望最好无缝衔接, 从电瓶车滚到缆车上山然后缆车下山再滚回电瓶车开出景区。可惜设想太美, 从电瓶车下来后, 我被告知缆车远着呢, 幸好救星及时出现: “姐, 坐轿子, 轿子舒服着呢。”野三坡的小伙子羊羊亲热地凑上来。于是, 我第一次坐上了轿子, 被两个轿夫抬着颠上了山。

我问, 我中午吃撑了像个猪你累吗? 羊羊说, 上山时, 前面负担轻, 后面负担重。“我哥心疼我, 所以他在后面。”我这才知道, 身后的轿夫是羊羊哥哥。

“下山呢? 是不是前面负担重?” 羊羊说对。我心想, 这还差不多, 否则便宜了你小子。

道路崎岖, 到了某一个景点, 他俩就把轿子放下歇一会儿、和我聊聊天。羊羊今年 27 岁, 轿夫经验已达 7 年; 他哥 40 岁, 抬了 20 年。弟弟年富力强, 坐他的轿子我没什么心理负担, 但哥哥这年纪, 就使我有些不忍了。羊羊嘴快: “我哥身体可好呢, 没事! 还要谢谢你给了我们赚钱的机会。”

下山了, 羊羊和哥哥换了位置, 他在后, 哥在前。我嗔怪羊羊不懂事, 怎么尽挑轻活干? 腼腆的哥哥终于开口了: “羊羊还没结婚, 得留着好身体去相亲。”

到了山脚, 我数钱给羊羊, 羊羊抽了一张, 然后把剩下的几张一把塞给了哥哥。“我哥要养家, 大头给他。”他朝我笑笑。那一刻, 阳光好烈, 照着我快要潮湿的眼。

# 带一束花去旅行

□ 黄 晔 (湖北, 教师)



旅程还未过半, 经过昆明。入住的酒店附近有市集贸市场, 小贩推着自行车卖花。

离开春城那天, 去米线馆吃早点再返还酒店时, 我又看到了那一车花儿。快步走过去, 询问价钱, 舍不得离开。不得不离开, 才两步又转回去, 抽出一束红艳艳的龙珠抱着: 我就买这一束, 这小红果果能放很长时间呢。

我先生说: 看你, 买了一束花就心满意足的模样, 笑得嘴都合不拢了。他拿出手机: 来来来, 给你和花儿拍张照片。立刻拍下了我笑得眼睛都眯起来的“丑样”, 还连说值得留念。

上车后, 我小心地把花儿放在后排两

个座位中间的位置, 固定好。然后又拍了一张照片发朋友圈: 不买花, 白来昆明。满足了买花的瘾, 也给车内添了点颜色, 一举两得。

不多时便引来众多评论, 有人夸我真是爱花成痴, 有人想起自己到昆明买花的经历, 有人询问花名, 还有人说不如把花快递给她。我暗笑——她哪里知道, 我要带一束花去旅行。看着花儿, 再看看窗外让人惊艳的景色, 心情真是好得要飞起来。

坚持买花的是我, 爱花的却不止我一个。

早上出发前, 看到同行的老戈拿了一个空矿泉水瓶, 又从背包里拿出水果刀来,

齐齐地切掉上半部, 我立刻就猜到他的意图——他是给花儿做了一个简易花瓶。这样, 路途也能保证水分供给。我先生每到酒店房间, 都会帮着我找最合适插花的容器; 在车上, 老戈妻子、我的闺蜜也总惦记着保持花束不被挤压不歪斜……

这小红果也真是解语花, 陪着我们一路从昆明到大理再到丽江, 然后到香格里拉, 再到四川巴塘县, 足足一周, 几乎是和在家里插瓶差不多的时间。

待旅行结束, 我想起留在巴塘的那束龙珠, 心中感慨更多。总有人谈论旅行的意义, 我以为很简单, 就是为了安放一些小小的情怀, 比如, 对一束花的爱。